

Volume VIII . Translation (2)

第八卷 · 翻译作品 (2)

徐志摩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
XU ZHIMO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韩石山 编

徐志摩全集

第八卷 · 翻译作品 (二)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志摩全集 / 韩石山编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201-05024-9

I. 徐... II. 韩... III. ①徐志摩(1896~1931)
- 全集②文字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29369号



徐志摩中装照

昨早志摩從南京乘飛機北來，當由南京下

京平北上機肇禍

昨在濟南墜落！

機身全焚，乘客司機均燒死

天雨霧大誤觸開山

機由南京飛北，十九日午後四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，因天雨霧大，誤觸開山頂，當即墜落山下，機身全焚，乘客司機均燒死。除空乘、乘客一人、司機二人、全被燒死外，其餘空乘、乘客郵件被焚後，郵票灰彷彿可見，慘狀不忍觀。過難司機為王冠一，乘機空乘為中國航空公司總理之友，開山在雲南昆明十八里。

司公一覽來回客
家，昨下午三時
車去南成接紀。下
午汽車去接，玉的
時未回到，汽車
同來了。我發覺
說了，頗疑飛機途
中有事故。今早

《北平晨报》上刊登的徐志摩遇难的消息与胡适同一天的日记

北

日七月二十年十二國民華中

悼志摩

北晨學園 哀悼志摩專號

林徽音

十一月十九日我們的好朋友，許多人都愛慕的新詩人，徐志摩先生的，不可得的，情願的，在飛機上墜落而死。這消息是在二十日的早上傳。這計劃狂瀾到許多朋友的心上，便使那一早的天氣一般的昏黑，哀傷的潮聲壓住每一個人的嗓子。

志摩……死……誰會將這兩個字聯在一起？這是一條多麼淒涼的一個人！他是那樣溫暖的一個人，那樣剛毅的一個人，那樣上的一個人。朋友們常常常笑他的話，他卻像小孩子的神情和認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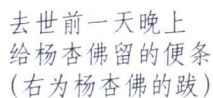
然的幻想！默然和默然的朋友，徐志摩先生的，不可得的，情願的，在飛機上墜落而死。這消息是在二十日的早上傳。這計劃狂瀾到許多朋友的心上，便使那一早的天氣一般的昏黑，哀傷的潮聲壓住每一個人的嗓子。

志摩……死……誰會將這兩個字聯在一起？這是一條多麼淒涼的一個人！他是那樣溫暖的一個人，那樣剛毅的一個人，那樣上的一個人。朋友們常常常笑他的話，他卻像小孩子的神情和認真。

《北平晨报》上的《北晨學園哀悼志摩專號》及林徽音的文章（刊頭字為胡适所題）

戊戌年十一月六日
 家嚴在內山縣行憲親
 於年當於世是時所留之
 有願者左自領于十
 即不承統於大易厚
 十年後位的和所書
 壬戌年十一月六日
 外記

才到臺陽主簿司招領十
四者四年飛此意意
見此年同野江德意
看一老弟元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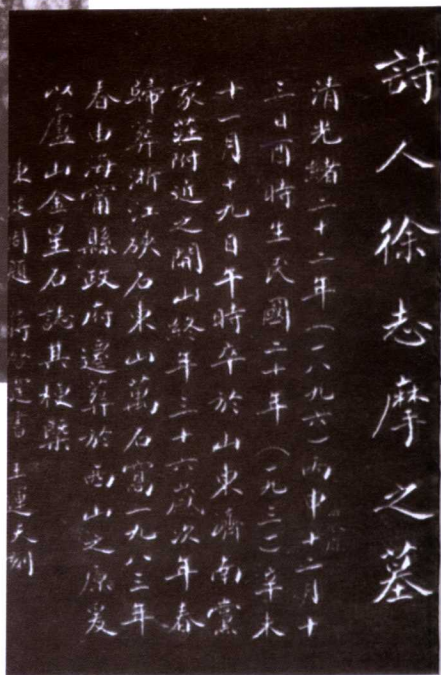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卷 · 翻译作品 (12)

一九三二年春下葬前在硖石西山梅坛停柩处设的灵堂

未立碑时的硃石
东山万石寓陵园

一九八三年迁葬时放置在
墓室中的金星石铭文刻石

徐志摩全集



一九八三年迁葬后的硃石西山白水泉陵园



本 卷 说 明

本卷收入徐志摩翻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。短篇小说大都编入他生前出版的《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》。长篇小说《涡堤孩》、《玛丽玛丽》、《赣第德》均出过单行本。其中《玛丽玛丽》系徐志摩与沈性仁合译，第九章前为徐译，其余为沈译。

目 录

翻译短篇小说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[3] | 一个理想的家庭 |
| [11] | 巴克妈妈的行状 |
| [20] | 园会 |
| [39] | 夜深时 |
| [42] | 生命的报酬 |
| [51] | 幸福 |
| [66] | 刮风 |
| [72] | 一杯茶 |
| [82] | 毒药 |
| [89] | 万牲园里的一个人 |
| [102] | 蜿蜒：一只小鼠 |
| [111] | 苍蝇 |
| [118] | DARLING |
| [125] | 半天玩儿 |

翻译长篇小说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[145] | 涡堤孩 |
| [218] | 玛丽玛丽 |
| [322] | 赖第德 |



附录

[421] | 著译系年

[497] | 单本著作目录

翻译短篇小说

徐志摩全集·第八卷

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

Volume VIII Translation(2)

一个理想的家庭^①

那天下午老倪扶先生捱出了（他公司的）璇门，步下三道的石级，踏上边道，迎著满街的春意，才知道，生平第一遭，他的确是老了——老不禁春了。春，又暖和，又殷勤，又匆忙的春，已经来了，吹弄他的白须，温存地搂着他的臂腕，他却是对付不了，他如今老了，再不能拉整衣襟，向前迈步，青年的飒爽，他没有了，他是乏了，那时晚照虽浓，他却觉得寒噤遍体。

霎时间他没有了精力，他再没有精神来对付明畅活泼的春，春情转把他缠糊涂了。他想止步不前，想把手杖来挥散春光，想喝一声：“走你们的！”霎时间他没有了精力，就是一路照例的招呼，把手杖来轻点着帽沿，招呼一路的朋友，相识，店伙，邮差，车役，他亦觉得老大不自在。他往常心里爽快时，喜笑的斜瞬总连着殷勤的手势，仿佛说“别看我老，我比你们谁都强些，”——如今他连这一比一瞬都办不了了。他跟

① [英] 曼殊斐尔作；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卷第五号；初收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《曼殊斐尔》。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《曼殊斐尔小说集》。

踉地走著，把膝部提得高高的，仿佛他在走过的空气，像水般变重了变成实质了似的，那时正值散市，一路匆匆的满是归家的人，街车不住的郎当，小车不住地切察，汽车摇着巨大的躯体，滚旋地前进，那样漫不经心的冲窜，只是梦想的。

那天在公司里，一切如常，没有发生什么事，海乐尔饭后到将近四点才回。他那里去了呢？他干什么来了？他不去让他爹知道。老倪扶先生碰巧在前廊送客，海乐尔荡着大步进来了，老是他那神气，从容，娴雅，唇边挂着他那最讨女人喜欢似笑非笑的笑。

啊！海乐尔太漂亮了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种种的麻烦就为的是那个。男子就不应该有那样的眼，那样的睫，那样的口唇；真的怪。他的娘，他的姊妹，家里的仆役，简直把他神而明之捧；他们崇拜海乐尔，什么事都饶恕他；他从十三岁起就不老实，那年偷了他娘的钱包，拿了钱，把空钱包藏在厨子的房里。

老倪扶先生走着，想起了他，不觉狠狠的把手杖捶着地走道的边儿。他又回想海乐尔也不单让家里人给宠坏了，不，他的坏什么人都有分，他只要对人一看一笑，人家就会跑到他的跟前，所以无怪他竟整个的公司也著他的魔，哼，哼！那可不成，做生意不是闹着玩，就是根抵打稳准发财的大公司，也不能让闹着玩，要做生意，就得一心一意去做，要不然什么好生意都会当着眼前失败；可是一面夏罗同女孩子们整天的鬬着他！要他把生意整个交给海乐尔，要他息着，享自己的福，自个儿享福！老倪扶先生越想越恼，爽性在政府大楼外面那堆棕树下呆着不走了！自个儿享福！晚风正摇着黑沉沉的叶子，轻轻的在咯嘎作响。好，叫他坐在家里，对着大拇指不管事，眼看一生的事业，在海乐尔秀美的手指缝里溜跑，消散，临了整

个儿完事，一面海乐尔在笑……

爹呀，你为什么不讲理？真是完全的用不着，你天天的到公司去。人家见了你反而笑话你老态，说你神气看得多倦，这不是让我们也不好意思吗？这儿有的是大房子，花园。还不会自个儿享福，单就生活换个样儿，也就有意思不是？要不然你就来一样嗜好，消遣也好。

老腊那孩子就提起嗓子唱了进来，“谁都得有点儿嗜好，要不然就过不了活。”

得，得！他忍不住恶狠狠的笑了，一面他使着狠劲，在爬那小山，过了小山就是哈各德大路。他要是有了嗜好，夏罗和老腊那群孩子，便怎么办？他倒要问问。嗜好付不了房租，付不了海边的避暑，付不了她的马，她们的高尔夫球戏，付不了她们音乐间里跳舞用六十几镑的传声机。并不是他舍不得她们花费。不，她们全是顶漂亮，顶好看的女孩子，夏罗也是位了不得的太太，活该她们那么混，真的是，全城里那一家都比不上他们家那么交际广，体面。可不是，老倪扶先生每回在客厅桌上推着烟匣子让客，听的总是好话，称赞他的太太，称赞他的女孩子，甚至称赞他自己。

“你们是个理想的家庭，老先生，一个理想的家庭，仿佛是在书上念剧或是戏台上看的似的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我的孩子，”老倪扶先生答道，“试试这烟，看和事不和事？你要愿意到花园去抽烟，孩子们大概全在草地上玩着哪。”

所以这群女孩子全没有嫁人，人家就这么说。她们愿意嫁谁都成，可是她们在家太乐了。她们整天的在一起玩，多么乐，女孩子们外加夏罗，哼，哼！得了，得了！许是这么会事。……

他已经走完了那条时髦的哈各德大路；他已经到了街角那所屋子，他们的住宅。进出车马的门推在那里；地上有新过的车轮痕迹，他面对着这所白漆的大楼，窗子满开着，花纱的窗帘向外飘着，宽阔的窗沿上摆着玉簪花的蓝磁花盆。车道的两边满开着他们的紫阳花，全城有名的。一穗粉红的，浅蓝的花，像阳光似的和杂在纷披的叶子中间，老倪扶先生看看屋子，看看花，又看看车道上新印的轮迹，仿佛他们都在对他说此地有的是青年的生活，有的是女孩子们！

外厅里还是老样子，昏沉沉的满是围巾，洋伞，手套等类，全堆在那橡木柜架上。音乐间里有琴声，又快又响，不耐烦的琴声。客厅的门半掩着，漏出里面的人声。

“那末，有冰其林没有呢？”夏罗的声音，接着她摇椅的轧哩轧哩。

“冰其林！”安栗叫道，“我的亲娘，你从没有见过那样的冰其林，就是两种，一种是平常店里的小杨梅水，沿边化的全是水。”

“那饭整个坏得太可怕了。”玛丽安接着说。

“可是，冰其林总还太早点。”夏罗缓缓地说。

“怎么办呢，要有就得好。”安栗又开口。

“对呀！宝贝。”夏罗轻着口音说。

忽然音乐间门拍的打开了，老腊冲了进来，她一见老倪扶先生站着，吓了一跳，差一点喊了出来。

“嘎呵，是爹！你吓得我！你才回家吗？怎么的查利士不来帮你脱外套？”

她满脸羞得通红，两眼发光，头发落在额上，她气喘得像方从暗里跑了出来，受了惊似的，原来这就是老腊，是不是，但是她似乎把老子忘了；她等在那里可不是为他；她把持了的手绢角放在牙齿中间，恨恨地尽啃着。电话响了，啊啊！老

腊吱的一声叫，当着他直冲了过去。嘭的一声电话间的门关紧了，同时夏罗叫道，“爹，是你不是？”

“你又乏了。”夏罗抱怨地说着，她停止了她的摇椅，把她暖暖的熟梅似的脸凑上去让他亲吻。

头发铄亮的安粟在他的胡子上啄了一下，玛丽安的口唇刷着他的耳。

“你走回来的，爹？”夏罗问。

“是，我走回家的。”老倪扶先生说着，在一张客厅大椅里沉了下去。

“可是你为什么不坐个车？”安粟问，“那时候有的是车，要几百都有。”

“我的乖乖安粟，”玛丽安叫道，“要是爹真愿意累坏他自个儿，我看我们也没有法子去干涉。”

“孩子们，孩子们。”夏罗甜着口音劝着。

玛丽安可不肯停嘴：“不，娘，你宠坏了爹，那不对的。你得对他认真点儿，他是顶顽皮。”她笑着她又硬又响的笑，对着镜子掠她的头发。真怪！她小的时候，嗓子顶软，话也说不出口似的，她有时简直是口吃，可是现在，不论说什么——就是在饭桌上的“爹，劳驾梅酱”，她总是唱着高调，仿佛在台上唱戏似的。

“你来的时候海乐尔离了公司没有，我爱？”

夏罗问道，又把坐椅摇了起来。

“我不很清楚。”老倪扶先生说。

“我说不上四点钟以后我就没有见他。”

“他说……”夏罗正要说下去，安粟在报纸里乱翻了一阵，忽然跑过来，蹲在她娘椅子的旁边叫道：“这儿，你看，我要的就是那个。妈，黄的，有点银子的，你不爱吗？”

“给我吧！宝贝，”夏罗说，她摸着了她的玳瑁眼镜，带上